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法]

帕斯卡尔·莱内著

何敬业 张寅德 译

1313762/503

花边女工

花 边 女 工

〔法〕帕斯卡尔·莱内著

何敬业 张寅德 译

安 杨 校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LA DENTELLIÈRE

Pascal Lainé

France Loisirs, Paris avril 1975 根据法国巴黎法兰
西文化娱乐出版社1975年4月版译出。

花边女工

〔法〕帕斯卡尔·莱内著

何敬业 张寅德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3\frac{3}{8}$ 字数 57,000

1984年3月北京第一版1984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4,500 册

书号 10228·080 定价 0.35 元

她既不会说话，又没有人人为她记述，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人群中消失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旋涡而已，生命仿佛一片雪花在炎炎夏日中融化了。这是现实还是梦，好还是坏，值得珍视还是毫无价值？

罗贝·穆希尔

《东卡》

法国北部有一个省，在地图上形状象棵甜菜。故事就是在这个省里开始的。

冬天，坐车到这里来的人，会清清楚楚看到地平线浮肿得象个水疱。当田边的树木掉光叶子露出满身疙瘩的树干时，黄昏显得分外漫长。

乡间的房屋都是砖砌平房。在两行房屋之间，偃卧着一条皱皱巴巴的公路。尽管人行道浇过柏油，而且被积年的雨水冲洗得发亮，但这实在算不上是一条街。驶过的汽车把甜菜轧得稀烂，留下两道车

辙。卡车开过时又是这样。

放学的时候，头戴风帽的小孩子从学校里一涌而出，把公路中间稀烂的甜菜踩得四处乱溅。这个小小的紊乱景象很快就消失了。除此之外，冬天的村子是很宁静的。夜晚，狗在黑暗中窜来窜去。有时，一辆自行车经过，发出轻微的响声，寂静显得更加幽深。这种寂静每次在带拖斗的卡车驶过而产生越来越沉重而熟悉的震动中，间距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工人村，但是工厂已经倒闭，只留下一些砖瓦和钢铁结构的厂房。

然而，夏天还挺富有情趣。日照很长，道路清洁。小菜园里种着土豆，外面晾着衣服。屋前屋后的小路上尽是空瓶子。傍晚时分，在城里工作的人们下班搭车回来了，总要在外面逗留一阵子，他们在国家公路上淡红色的落日余辉里活动活动。夜幕降临，天空变成那种湿水泥的颜色，象一堵光滑的墙壁，又大又圆的月亮高悬在上面。

七点半钟左右，人们回家看电视。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正是在人行道上逍遥自在和在屋后角落里恶作剧的好时光。

在国家公路和省内大路交叉口有一个广场。公路很宽，教堂坐落在广场上。另外还有烈士纪念碑，周围是供人坐的长凳。天气晴朗的时候，三两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常来这里。他们安静地蜷缩在凳子

上，打打毛衣或者看看报。还有两三个女孩子，常常总是她们几个，面对宽阔的公路坐着。她们瞧着一辆辆小轿车和卡车驶过。其中一个名叫波姆。

这就是波姆和她母亲的房子。外头是一间宽敞的屋子，放着一张漆成白色的长桌。桌面上铺着一块印有玫瑰花的漆布，由于漂白水的作用，玫瑰花已经发黄（还有呈花叶样的黄色边缘和香烟烫的斑斑点点的洞）。

有些椅子的颜色和桌子很协调，另一些不协调。还有一只器皿橱。

你可以闭门不出，把火炉生旺，甚至可以穿拖鞋和睡衣，可是不管怎么说，你总会感到这里是在卡车大轮子引起的震动范围之内。在几公尺远的外面，车轮滚滚。在这幢坐落在公路旁边的屋子里，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裂开的味道。

在这间显然是正房的两边，各有一间小卧室。在第一间卧室里，有一只带镜大衣橱和一张床，床象个软盆子，据说这样梦可以从这里直接流到排水沟。在大床脚边，有一张带栏杆的小孩床，镀铬的铁栏杆，有些地方已经锈了。

波姆自从人长大得不能再睡那张带栏杆的床起，就睡到我们还没有描写过的第二个房间里去了。

大家叫她波姆，是因为她的脸长得圆滚滚的^①。而且，她的脸颊非常光润，每回人们当面谈论她这张脸的时候，她圆润的面容上甚至会微微发出光彩。

她还有其他一些圆的地方。可惜村里的小伙子不是精通此道的诗人，偏偏把这些看成了一篮水果。

但是波姆不需要诗人，她同苹果这个字很相配。也许她并不漂亮。俊俏的姑娘们皮肤既光亮又白晰。打个比方，瞧着她们，就象瞧着一只可爱的洗手碗。波姆没有她们那种有趣的婀娜。相反，并不粗笨的手牢牢地和前臂连接在一起，前臂牢牢地连接着胳膊，其他部位都一样。

丰满这个字眼不适合这种年龄的姑娘(大约十四岁)，不过，这孩子已经给人一种丰满的感觉：无论她在干活、闲坐或者静躺着发愣，还是紧闭双目、半张着嘴唇或者无精打采地昏睡，整间屋子都感觉到她躯体的存在。波姆刚刚长成，却已经体态匀称，十分壮实。她的灵魂也一定是强健而丰腴的。但是，她不是那种在迷茫的眼光和话语中悄然消失的人。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最琐细的事情，每时每刻都使她变成一种永恒的东西。她这里放放桌子，那里洗洗衣服，她做小学生的作业(有一种惊人的干劲

① 波姆(Pomme)，法文原意为苹果。

儿)。在一个宁静的世界里，这种态度和这种生活方式，完全自然而然地从她身上产生出来。

她打毛衣的时候，一双粗短的手就不停地飞舞：这双手几乎不再是她的手了，但是并未脱离灵巧和笨拙的统一。不论她干哪一件事，都立刻会有这种和谐和统一。这一回她和往常一样，成了一幅画面上的人物，这类图画的构图和精致的笔触把模特儿的动作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她做发髻就是这样，老把发夹噙在嘴里。她是个洗衣女工、送水女工或花边女工。

波姆也许继承了她母亲的禀性。她母亲在城里一家酒吧间做事。每次有客人要她母亲到楼上房间去的时候，她心里总是回答：“听您吩咐。”因为从女招待这个名称的特殊意义上说，她就是，并且不管在底层还是在二层阁楼，站着还是躺着，她总是个女招待，她永远爽直，出于本能，和她女儿一样。不论是哪位客人，要她做什么姿势，她都一概同意：这个姿势可能是酒吧楼上房间里的姿势，反正同样都是一个自然的、单调的动作。但是，作为女招待，因为地板上有刺，所以她不脱鞋子。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不肯做的事情。

波姆跟她母亲连脾气都相象。她们默默地接受命运带给她们的有限的欢乐和失意。她们和她们公

路边上的小屋子犹如生活里被人遗忘的一角，象从水闸边一扇窗户里照射进来的静静的阳光，而水闸那边其他生活的洪流正喧哗而过。

波姆对于自身女性的最初表现既不奇怪也不惊慌，预先谁也没有向她提醒过这事。她把床单换下来，然后自己洗掉。她既不遮遮掩掩，也不说什么，好象一只猫用泥土或者锯木屑掩盖掉自己刚才弄脏的东西。她母亲看见她小心翼翼然而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这才向她解释。女儿听得相当用心，简直叫人以为是她自己问母亲的呢。波姆的外表和内心都是丰满光滑的：她没有任何粗糙的痕迹。

（在此，作者就小姑娘和她当妓女的母亲住在一起的问题再写几句。可以回想一下，小姑娘深怀无声的羞辱，晚上不睡觉，守候着她。这女人直到半夜才带着疲乏的身子几乎一步一拖地回家，因疲惫和厌恶而变得呆滞的眼睛，在虚掩的门里遇上了小姑娘含着悲惨和奇异的目光。还应该提一下，有些人老说俏皮话或者指桑骂槐地挖苦她，要不然就尖刻地对她不理不睬。这些鬼把戏，波姆在村子的街头防不胜防，因此心灵上一次比一次留下了更深更重的创伤。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命运多么辛酸，这本小说也许叙述的是她由起初的单纯到日后堕落的故事。）

然而，一切事物都是不相同的。首先，波姆和她

母亲具有特殊的老实品质。出于无知，她们不掩盖事实，相反把事实变得一眼就可看穿地透彻。因此没有必要知道波姆是否“怀疑”她母亲的生活情况。波姆天生不会怀疑。不过，她在城里酒吧间当妓女的母亲的命运，对她的命运(如果可以给这个随波逐流的灵魂加上“命运”两字的话)并不是无关的，特别是这个女人有时候在她女儿面前一个劲儿地谈论到房间里去的那些客人。这种情况和她母亲说的那些奇异而实则平庸的话(那只不过是些没有害处的、并且一个正派女人都可以给孩子们说的话)，使得波姆非常敬重“客人”的品质。她在村里的男人身上(比如当她上学去或者放学回来)就找不到这种品质。这些人中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全是世界上的破烂，酒味、罢工、“五一”游行以及其他有时电视新闻里播出的混乱场面。波姆和她母亲有一个邻居就是如此，喝醉了酒就吓唬村子里的小孩，把他们一直赶到马路中央。从邻居身上，波姆看见了男性。城里的先生不是这种人。这些先生都是公证人、药剂师、实业家和商人，这就是证明。说到兽性，他们有金表和金戒指，还有厚厚的支票簿。当他们的妻子呆在家里慢慢衰老的时候，他们在外玩弄姑娘就靠这些东西(当然，波姆没有真正思考得这么深)。

夏天，她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漫不经心地瞧着汽车里的司机。瞬间临近，然后又驶入国家公路、

直到天边的司机就好象是透过她母亲话语的窗户所瞧见的先生们一样。

她们每天的日子，除一些细节之外，和住在公路边上的其他人家没有什么两样。波姆的母亲不买每逢星期二、六驶到这里的售货小卡车上的裙子，她在商店里买。她涂脂抹粉，还抽烟。她把烟蒂扔在试衣室的地毯上踩熄。她不爱惜自己的裙子，乱塞在大衣橱里。这个女人对东西毫不在意，花钱好似流水，这影响了她的纯洁。她屋子里有的不是一套家具，而是一堆积满灰尘的杂物，毫无生气，连名字都叫不上。这些东西从搬家卡车上卸下来以后，就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人行道上。

如果靠节省，靠积蓄点钱能够变得富裕起来，她的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得精打细算，还不能光靠在酒吧间楼上房间完全听任摆布的分分秒秒过日子。她不会想得这么多。

当父亲弃家出走的时候，波姆还很小。她想必定忘记了他。她和母亲从来都不谈起他。

父亲在彻底抛弃这个家之前，已经离开过几次。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也不知道去多少时间。少则三天，多则半年。他出去连招呼也不打。他就象那些出去买盒火柴结果走得不见踪影的人一样，因为在

烟店那条街的后面还有另一条街，再后面又有一条。仔细想吧，谁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排房子。

波姆父亲的性情非常温和，说话从来不比别人大声，而且话少到极点。他默不作声地想，不断地想着一些事情。他对妻子很好。他在两次沉思中间，喜欢和女儿玩耍，就是不想说话。随后，他走出门去。有时候他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写信，也从来不解释为什么。波姆的母亲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向他这种实在不能理解的行为造反。她仍然爱她丈夫，尽管他一次次离开家；如果她由于丈夫一次次不在家而激动起来，那么，她也从来不流露。丈夫是个拴不住的人，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和命中注定她邻居的丈夫是个“酒鬼”一样。这有点象我们说的“这人挺开朗”，或者“这人爱发脾气”一样。

可是，“拴不住的人”终于走掉了，没有任何怀疑，因为他说过“我走了”。这一声极不平常的关照清楚地说明他要远走高飞。他连一丝一毫要顺路回家看看的念头也没有。妻子帮他收拾，家里唯一的手提箱装不下他的全部东西。她找来一只坚实的大纸板箱，把剩余的东西全装进去。她唤醒小女孩，让她与父亲道别。

好比她没有想过要驾驶小汽车一样，她也没有想到离婚和申请抚养津贴。她要出去，完全可以搭车嘛。对她来说，活着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要不就太

复杂了。

就这样，她孤单地留下来，和女儿一起挖挖土豆，对于命运的这个艰难的转变没有半声嘀咕。她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有一头垂到腰部的粗硬浓密的长发，因此找到了这个“女招待”的位置，人家给她说明条件，她让人重复了几遍，脑子里犹豫了半分钟以后，点点头同意了，随后一开始的这个“听您吩咐”就成了她新的职业里十分干脆利落和自然协调的核心。

或许应该就此打住这个现在和过后都不会成其为故事的故事，因为完全可以料想，波姆和她母亲都是平平常常的人，除非打破她们内心不大可能打破的沉默。

对于同她们有关、然而稍纵即逝的事件，她们从不多愁善感，这正是她们的力量所在。她们是在墙缝和石缝里找到自己全部土壤的灌木；她们就是靠这种植物生长的本能，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活力。

这种人的命运随着生命造成的长期被人忽视的波折而每况愈下。她们甚至不想避开打击。别人以为她们没有感觉到打击，这恐怕不真实。但是，她们忍受着一种自己没有认识到、却在她们身上不断发生的痛苦。

命运完全可以叫天灾人祸铺天盖地而来，但是，

这并不影响波姆和她母亲漫无目的、卑微、孤单、无声无息，然而终究是动人心弦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迤迤而过。

但是，波姆和她母亲不会在一个精雕细琢、充满心理学的多卷小说里占有位置。更不用说，她们不知道透过表面看到自己亲身的喜悦或痛苦，她们一点也不理解，也估计不清这里面深藏的喜悦或痛苦。她们象两只小虫子，在叙述她们的书页上缓慢地移动着。书页是重要的；或者是那些已经发芽的土豆，或者还有城里那个房间里地板上的刺是重要的，其他什么也不重要。

二

波姆已经十八岁了。现在，她和母亲住在巴黎郊区靠近絮伦和阿尼埃尔的地方。她们住在一幢大楼里，四单元，六号门。这里叫做“宇航员新村”。

我们看见波姆和她母亲紧挨着坐在黑色人造革长沙发上。她们俩同样茫然的眼光瞧着同一个方向，好象在拍照。电视机屏幕映出一片灰暗的亮光，里面的脸形象一本旧相册里的照片，十分模糊。现在波姆正趴在床上，读一份杂志，与身体其他部分相比，她的头和杂志离得较开。她凑近窗口，床头灯也亮着，因为窗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堵高墙挡住了光线。

说波姆在读杂志，还不如说她是随手翻翻。“杰奥达诺突然紧紧搂住她。她想挣脱，但是她体会到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愉快感觉，这种感觉搅乱了她心中最隐秘的感情。他们两眼对视，这时候某样东西在他俩中间诞生了。杰奥达诺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俩身上流动……他们头顶着群星闪烁的天幕，手拉着手慢慢地向前走去。”

波姆和她母亲在这两间一套的房子里住下来已有一年。屋里放着一瓶花，浴室里放着肥皂盒，新的

生活开始了。

波姆母亲的变化很大。现在，无论是在做家务，还是闲着没事卖鸡蛋，都整天穿着白色的尼龙上衣。

她还卖盒装牛奶、零块奶油和干酪。她手拿一把双柄大刀，根据顾客需要，把刀口搁在圆形的格律耶耳干酪上，然后再问清楚：“就这样，还是再大一点？”

这个酒吧间和楼上房间的“贵妇”怎么一下变成卖乳品的女人了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要是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得了，别去提这个问题吧！

每天早晨，波姆的母亲起身很早。她帮助老板把货从小卡车上卸下来，替清道夫把空水果箱在人行道上堆放好。随后，她站在货摊后面仔细照料，半个身子露在两大团埃芒塔尔干酪中间。

晚上，她很迟才离开。临走之前，对着就要打烊而把铁栅门拉拢起一半的老板鞠躬告辞（这时候的顾客象虫子一般，从最后一点点门缝里钻进来，把这道缝拉成一道大缺口，女售货员眼睁睁看着自己赶公共汽车的时间从这道口子里流逝。而这时候涌进来的顾客通常只不过是买一块奶油或者半升牛奶而已）。

在城里，波姆的母亲有点乡下气，正如在乡下，她又带着点城里人的风度一样。她穿戴整洁，但毫无卖弄风骚的样子。脚登一双低跟鞋，这样两脚就不再作痛了。虽说她已经四十岁，却是一副青年农妇

的神气。天气热时，两颊绯红。但是，她体质上并未发生巨大的变化，至少不是惊人的变化。你瞧现在她那卖乳品女人的微微发红的肤色，在这一身华丽俗气的打扮上还隐约流露出往日的贵妇风韵呢。

房子倒发生了真正的大变化。两间房子里，涂塑地板明净，家具崭新，厨房里装饰板棱角分明，一切井井有条。

晚上，人造革长沙发上铺上白色或者天蓝色的被单，就变成一张大床。女售货员和女儿身上盖着玫瑰色的羊毛毯，眼睛凝视着新漆的奶白色天花板，慢慢进入睡梦。

同老房子和过去那碎酒瓶遍地的院子相比较，现在阔绰多了，尽管这些都是赊来的，桌子、椅子、碗橱、黑人造革坐卧两用沙发和一对单人沙发款式一样，都是赊帐买下的，每次付二百四十法郎，分十八次付清。

巨大的变化还表现在饮食上，这是新的生活。她们在吃的方面很花功夫，自己做饭。她们有一只带烤肉铁叉的电炉，菜烧熟了，电炉会自动熄灭，还会象闹钟一样发出铃声。波姆随之变得贪吃起来。这是她身上首先表现出来的略带欲望色彩的征象；但这只是一种谨慎本分的欲望，有节制的举动与姑娘其他方面的节制与羞怯恰恰一样。她还没有脱离孩提时代的天真和赤诚。波姆非常喜欢香汁糖、夹心